

情怀卷

# 晓松 奇谈

XIAOSONG QITAN



高晓松  
作品

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

情怀卷

# 晓松 奇谈

XIAOSONG QITAN

# 晓

高晓松  
作品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晓松奇谈·情怀卷 / 高晓松著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1  
ISBN 978-7-5404-8308-1

I. ①晓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7 ) 第 223923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文化 | 随笔

XIAOSONG QITAN · QINGHUAI JUAN

晓松奇谈·情怀卷

作 者: 高晓松  
出 版 人: 曾赛丰  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  
监 制: 蔡明菲  
特约监制: 龚 宇 闫 虹 王晓晖 王湘君  
特约编审: 阎京生 尹 约  
特约顾问: 陈 潇 王晓燕  
特约策划: 邢越超 刘 箏  
特约编辑: 温雅卿 周 岚 明 方 谷明月  
制作团队: 齐浩凯 万薇薇 陈 龙 金美呈 杨利威 许永光  
营销支持: 李 群 张锦涵 姚长杰

封面设计: SilenTide

版权支持: 爱奇艺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印 刷: 北京柏力行彩印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235 千字

印 张: 18.5

版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308-1

定 价: 45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目 录

· 001 ·

● 一 《清明上河图》 / 001

1. 只是皇帝的小礼物 / 001
2. 仅存在于跋里的画家 / 008
3. 艺术家的诞生 / 015
4. 第一个冲突和四个细节 / 021
5. 第二个冲突和几个小细节 / 028
6. 张择端的心声 / 035

● 二 大众记忆：北京老炮儿 / 044

1. 老炮儿和大众汽车 / 044
2. 高晓松的第一次掐架史 / 052
3. 清华和北大的码架事件 / 060
4. 燕山大酒店英雄救美 / 067
5. 真假老炮儿 / 073
6. 美国老炮儿 / 081
7. 摇滚老炮儿 / 088

### ● 三 校园民谣：熟悉的恋恋风尘 / 095

1. 八十年代的精英艺术 / 095
2. 美好的民谣时代 / 101
3. 如何提高创作水平 / 107

### ● 四 唱片时代与美国大选 / 117

1. 与地面盗版商共存 / 117
2. 中国流行音乐的春天 / 123
3. 美国大选 / 133

### ● 五 好莱坞精英 / 142

1. 毁誉参半的哈维 / 142
2. 好莱坞的幕后英雄 / 149
3. 著名红沙发 / 157
4. 没落的好莱坞大亨 / 166
5. 中国大亨 VS 好莱坞大腕儿 / 173
6. 比弗利山豪宅的由来 / 180

### ● 六 格莱美与奥斯卡 / 191

1. 格莱美的小年 / 191
2. 好莱坞的灾年 / 199
3. 好莱坞的转型期 / 208
4. 格莱美的演出事故 / 213

● **七 探访星战圣地——天行者庄园 / 221**

- 1. 横空出世的新世界 / 221
- 2. 全球星战迷的圣地 / 228
- 3. 令人震撼的混音技术 / 235
- 4. 不可思议的档案馆 / 243
- 5. 传奇的工业光魔 / 250
- 6. 一些个人的思考 / 256

● **八 文青的一周 / 262**

- 1. 跟金城武一起拍戏 / 262
- 2. 与美式橄榄球明星聊天 / 268
- 3. 看了一部好电影——《萨利机长》 / 275
- 4. 看了一部好美剧——《事发当晚》 / 283

## 《清明上河图》

### 1. 只是皇帝的小礼物

这一章的主题是一幅图，一幅很长很长的图，中国的十大传世名画之一——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这幅画在中国太有名了，我猜即使是文盲，应该也听说过这幅画，可以说，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有名的一幅画。当这幅画偶尔被故宫博物院拿出来展览的时候，从四处赶来的人，要足足排上七八个小时的队，才能看到它，这令我特别感动。其实我也很想去排着长队一睹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风采，但我现在这老胳膊老腿实在是不行了，站不了七八个小时，而且我听说就算进入了展厅，每个人也只能在画前停留两分钟。两分钟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，就算是一幅油画也欣赏不完，更别提《清明上河图》这样一幅浩瀚的长幅巨作，而且国画的品鉴还需要更加地仔细与专注。

由于纸和颜料等因素，导致国画和油画有一个很大的区别，那就是国

画怕光。这件事挺有意思，绝大多数国画本来就是不画光的，我从小看国画的最大感受就是，里面画的场景都是没有光的，比如阴天，比如夜晚，反正画里基本上就没出现过太阳，景物和人都没有影子。一来画里没有光，二来画本身又怕光，因此，大家去看传世国画或者书法展览的时候，会发现展厅里总是很昏暗，展品被用特别小的灯照着，只能让人偷偷摸摸看两眼。据说传世国画承受不住三天的光照，因为光粒子会对纸张和颜料造成很大的冲击。这就导致国画的保存也很讲究，不展览的时候，要卷起来珍藏。

油画就不怕光，因为油画的载体不是纸张，而是布，油画的颜料也不怕光。有趣的是，油画的图景里面也充满了光和影。油画可以一直挂在展厅里，比如《蒙娜丽莎》可以一直挂在罗浮宫里，而我们的《清明上河图》要隔很多年才能偶尔拿出来展览一次，给观众看几天，赶紧又得卷起来珍藏。

迄今为止，我也没能有机会亲自瞻仰一下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迹。但我看过很多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复刻版，比如印刷版、瓷片版、仿制版等等。小的时候，我妈妈还专门找人给我讲过宋史，那位老师特意拿着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复制版给我讲了很久。所以关于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我有很多东西可以跟各位分享。

在罗浮宫门口排队参观的人，我猜十个有九个是专门要去看《蒙娜丽莎》的，只有极少数人是想去看其他大师的作品的。我们的故宫博物院也是一样，在《清明上河图》开展的日子里，大排长龙的队伍里，绝大多数人都是奔着《清明上河图》去的。所以难免就会有人琢磨，这么有名的画作值多少钱呢？可惜《蒙娜丽莎》从来没有被人拿出来卖过，只被意大利人偷走过一次，但最终也没有卖掉，又被罗浮宫追回了。《清明上河图》后来也没有被人拿出来卖过——据说明清时期有人买卖过这幅画，但那都已经是好几百年的事儿了，当时的价格放在今天很难进行量比。



关注古董和文物的读者都知道，圆明园的一个水法，都拍卖到了几千万的价格，水法就是喷泉头，它本身没有任何艺术价值，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清代的建筑里，到处都有一模一样的水法，之所以能拍到这么高的价格，是出于国人的爱国之举，是要把属于中国的东西拿回来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《清明上河图》如果开价八十亿，肯定也有人会买下来。最重要的是，《清明上河图》在艺术性上，要比圆明园的水法高多了。

但很多人其实不知道，《清明上河图》之所以这么著名，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来自它的艺术价值。说到艺术价值，在同时代的画作里，不论是技巧还是气韵，比《清明上河图》高明的，不在少数。

关于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创作时间，学界众说纷纭。在这里，我选择较为主流的“徽宗朝说”，即这幅画是在徽宗统治期间完成的。在具体创作时间上，这一说法内部又分为几个流派，我比较认同郑振铎、戴立强，以及周宝珠三位先生的观点，即这幅画是在宣和末年创作完成的，大致是在1125年左右。“宣和”是宋徽宗的最后一个年号，宋徽宗一生有好多的年号，他每隔几年就换一个年号。不像明清时的皇帝，一生就只有一个年号，所以我们今天经常用年号来代替明清的皇帝，比如嘉靖皇帝，他一辈子就以“嘉靖”作为年号，光绪皇帝从登基到去世，都叫光绪年。宋朝皇帝的年号就比较多，宋朝的皇帝特别喜欢改年号，大喜的时候换一个年号，遇到灾难的时候再换一个年号，生孩子来一个年号，结婚也得来一个年号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书中提到的“宣和年间”，就是指宋徽宗执政的时期。

宣和年间，宋徽宗命人主持编撰了宫廷所藏绘画作品的著录著作《宣和画谱》，同时期编撰的还有收录宫廷所藏书法作品的著录著作的《宣和书谱》。《宣和画谱》里收录了魏晋至北宋历代绘画作品六千多幅，然而这六千多幅作品里，并没有《清明上河图》。虽然关于《清明上河图》为何未被载入《宣和画谱》，学界也是有各种推断，但从某一方面也可以说明，

不论是宋朝对绘画的标准,还是今天人们对古画的标准,不论是从绘画技巧,还是从整个作品散发出的艺术胸怀和气韵来看,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确都算不上是顶级的艺术作品。

既然如此,《清明上河图》为什么会如此有名,如此价值连城呢?因为它画了很多的人和当时的民间风情。在所有的风俗长卷画里,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内容绝对是最丰富的,而且它的年代也是比较早的,里面涵盖了当时社会上的三教九流,以及各种各样体现民间生活的东西。可以说,《清明上河图》是风俗长卷画的鼻祖。后来很多人都模仿过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绘画风格,比如大画家仇英。仇英的画如今也能卖到上亿的价格,但仇英画的不是宋朝的汴京,而是明朝的苏州,到了清朝,又有人模仿《清明上河图》,画了北京和康熙南巡,等等。

然而在宋朝的时候,风俗画其实是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的,叫界画。界面起源很早,晋代已有,到隋代,界面已画得相当好。界面适于画建筑物,其他景物用工笔技法配合。在界面这个分类里,《清明上河图》就属于是很高水准的作品了。为什么叫界画呢?因为这种画是用界尺画的。虽然我不太懂画画,但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,一个画家要是在画画的时候突然拿出来一把尺子,大家的第一感觉肯定是,这个人画工不行。

工笔画在宋朝是相当兴盛的,宋徽宗本人就是一个大画家,而且他的水平甚至比张择端还要高,宋徽宗的工笔画细致到什么程度呢?他画一只鸟,连鸟毛都清晰可辨,而且鸟的眼睛用墨画完之后,还要用漆进行点睛之笔,已经有点油画的手法了。工笔画追求细致和精确到如此地步,连鸟都画得如此栩栩如生,那建筑肯定也不能马虎了。要怎么才能把建筑也画得惟妙惟肖呢?还得靠界画。界面就肯定要用到尺子,于是界面就会被派上用场。

界面的绘画手法是十分复杂的,毛笔的管子上要卡上一个竹片,使得

竹片的下端能沿着界尺画一条直线。因为宋徽宗本人非常喜欢界画，画院里也请来了很多画家来画界画，所以在宋朝，界画就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流派。宋朝的画院也很有意思，宋朝的画家地位是很高的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不论是隋唐，还是后来的元明清，画画都考不了科举，只有在宋朝可以。宋徽宗执政时期，画画的不仅能考科举，而且考上了以后还能进画院的翰林，跟皇帝一起画界画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里有比比皆是建筑，所以它在界画派里的地位是相当高的。张择端在界画派画家们的地位也比较高，因为他给界画注入了一种生命力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一幅全都是用尺子画出来的画，与其说它是一幅画，倒不如说它是一张建筑图纸。建筑图纸能有什么艺术价值？也不能流传于世啊。如果建筑图纸能卖上大价钱，建筑师早就发财了。所以张择端独创了一种界画画法，只有较长的线条他才用尺子画，较短的线条他都用手绘制，这样一来，界画的生命力就大大提高了。

艺术就是如此，一定要遵从内心去进行创作，而不是借助尺子和工具。所以，《清明上河图》在界画中，算得上是有生命力的作品，里面的建筑、桥梁，大部分都是画家用手画出来的，虽然只是一幅艺术性不高的界画，但依然能称得上是一幅高级的界画。另外，《清明上河图》是一副长卷风俗画，在东西方的绘画界里，都有一种不成文的标准，那就是长卷和风俗画的艺术性不高。而且中国传统绘画艺术要追求的境界是用简单的笔法和画幅，去表达出悠长和深远的气韵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《清明上河图》的艺术性就大大降低了。

其实界画这种东西，东西方都有。但是大家很少听说过什么界画的大画家，因为界画画得再好也不值钱，尤其是写实类型的界画。当然，长卷的界画里也有一些特别有艺术价值的作品，但那都不是写实风格的。更准确一点来讲，不能说长卷画不值钱，也不能说长卷画的艺术水准不高，只

是一沾上写实这两个字，艺术性肯定就会大打折扣。这种写实的画，我们管它叫风俗画，西方管它叫 Genre arts（类型艺术），管长卷的风俗画叫 Moving panorama（可移动的全景），从名字上就能看出，在西方，这种画的艺术性有多低，甚至不能被称为艺术，只是“一种类型艺术”，以及“对全景的记录”。

因为有仇英这样的大画家画过风俗画，所以风俗画在中国的地位比在西方还要高一点，西方的绘画大师很少画这种东西，只有米开朗琪罗躺在教堂底下好几年，画了一些类似的巨大的绘画作品。西方的风俗画主要都集中在宗教画，宗教画一开始都是画人，后来才开始画风景，渐渐地有了把人和风景画在一起的作品，逐渐形成了风俗长卷画。到了十九世纪后期的时候，西方的风俗长卷画就变成了“拉洋片”。

“拉洋片”在这里怎么解释呢？就是这画越来越长，甚至能到四百米长，能围着操场绕一圈，这怎么观看呢？人的眼睛的视力范围毕竟是有限的。关于长卷的观看方法，东方和西方是一致的，那就是展着看。东方的长卷是从最右边的卷轴开始，一点一点展开着看，包括画师在绘制这幅长卷的时候，考虑的也是从右到左，让你先看见什么，再看见什么，一点一点地接收信息。西方也是一样，一开始是一点一点展开着看，后来干脆直接跑到剧院里去展开着看，想要看长卷的人，都花钱买票，排排坐到剧院里，看着长卷在舞台上一点点展开。当然了，西方的长卷要比中国的大得多，中国没有那么巨大的长卷，《千里江山图》要比《清明上河图》大得多，但也达不到西方的巨大程度。

通常在英国的剧院里，展开的就是英国人去印度的一路上发生的事，从伦敦出发，过海峡，沿途看见的人、风光、异域风情，因为印度是英国皇冠上的那颗明珠。而在美国的剧院里，展开的长卷上通常画的是他们的母亲河，密西西比河，从孟菲斯到新奥尔良等地的风土人情。但说实在的，

西方长卷的艺术性，跟中国的没法比，因为他们的画里没有什么剧情，更没有人物的冲突，缺乏故事性。西方人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一幅长卷在舞台上展开，台下的观众在那里眼巴巴地看，整个过程未免有些太沉闷了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找一个解说员，站在长卷旁边，随着画面地展开，给观众讲故事。渐渐地，人们又觉得讲故事也不过瘾了，干脆就拉来一支乐队，配合着解说员来演奏音乐。

大家想象一下，有画面，有旁白，有音乐，这不是已经跟看电影差不多了吗？而长卷本身，就相当于一卷放大的电影拷贝胶片。电影胶片能有什么艺术价值？所以等到真正的电影一问世，这种观赏形式立刻就消失了。这些巨幅的长卷不仅本身不值钱，连博物馆也不愿意收藏它们，因为太巨大了，没有那么大的展厅用来陈列，最后只能裁剪成碎块，分到许多博物馆里。由此可见，巨幅长卷的艺术性和艺术地位都不高。

写了半天风俗长卷画的艺术性，最后还是把话题拉回到《清明上河图》上。其实《清明上河图》这幅画，宋徽宗并不是特别喜欢。一直到今天，还有很多人说，宋徽宗非常喜欢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把它当成心肝宝贝。其实不然。传说《清明上河图》这几个字就是宋徽宗题的，其实也不是，因为宋徽宗写的是瘦金体，但如今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上写的不是瘦金体，可能并不是宋徽宗题的字。人们只是传说，宋徽宗题完了字后，又上面盖了个双龙小印，以此证明这是我的画院里画出的画作。然后，宋徽宗就把这幅画送给他的舅舅了。

这位舅舅并不是宋徽宗的亲舅舅，因为宋徽宗本人不是向太后亲生的，向太后只是对宋徽宗有恩。宋徽宗原本是宋神宗排名第十一位的儿子，他的哥哥也早就继位为宋哲宗了。宋徽宗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当上皇帝，他每天都过着琴棋书画的日子。没想到突然有一天，年仅二十三岁的宋哲宗英年早逝，连儿子都没留下一个。宋哲宗的母亲向太后提议让

赵佶，也就是宋徽宗来继位当皇帝，一开始还遭到了宰相等人的反对，大家都觉得赵佶玩物丧志，没有当皇帝的才能，但向太后非常喜欢赵佶，觉得他很贤良。最后，在向太后的坚持下，从来没想过要当皇帝的赵佶成了宋徽宗。

几乎所有的皇帝都会把自己的爱好发展成国策，宋徽宗也不例外，他最喜欢的就是书画。而且宋徽宗对书画不仅仅是喜欢而已，他在这两项上都具有相当高深的艺术造诣。宋朝虽然有米芾、苏轼和黄庭坚这样的书法大家，但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，绝不逊色于这几位。至于绘画，可以这么说，在宋朝的一百多年间里，宋徽宗的绘画技术称得上顶级水平。除了书法和绘画，宋徽宗还懂音乐，印章技术也很高。总之，这位皇帝在琴棋书画方面的技艺，相当了不起。这样一位皇帝，他对绘画作品的鉴赏力自然具有相当高的水准，如果真的是传世名画级别的作品，他肯定会留下来自己收藏。但宋徽宗并没有收藏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而是把它送了人。

因为向太后对宋徽宗有恩，所以他就把《清明上河图》赐给了向太后的弟弟。反正向太后的弟弟也不是什么风雅之人，艺术性太高的画作他也欣赏不了，这种写实的风俗画就像小人书一样，展开当故事看，这边儿的马跑了，那边的牛在回头看，不远处的驴又受惊了，挺有意思，正好当成小礼物送给了这位不懂艺术的舅舅。

## 2. 仅存在于跋里的画家

宋徽宗虽然不太重视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但是他十分欣赏同时代的另一

幅长卷，《千里江山图》。

有关《千里江山图》的艺术性，我就不多写了。虽然全世界的博物馆我都去过，看过各种各样的画，但我只是一个业余的艺术爱好者。大师陈丹青在他的脱口秀《局部》的第一集里，特意讲了《千里江山图》的艺术性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听听大师陈丹青的见解。我就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和这两幅画有关的故事。

当时在画院里，有一个名叫王希孟的年轻画手，王希孟十几岁就开始在画院里做事。宋徽宗十分喜欢王希孟，甚至收了王希孟为徒弟，亲自教他画画。王希孟跟着宋徽宗学了半年绘画，之后就画出了《千里江山图》。

《千里江山图》也是一幅长卷，而且要比《清明上河图》长上一倍。《清明上河图》大概有五米多长，《千里江山图》近十二米。但《清明上河图》是一幅写实长卷，里面的每一条街道都能考证出来，是完全按照北宋的汴京画出来的。《千里江山图》可不是写实长卷，里面画的江河和山川都是虚构的，是艺术家心里的江山，表达出的是艺术家心中的磅礴和写意。

宋徽宗十分喜欢《千里江山图》，将其御赐给了另一位宋朝的大艺术家，也是一位著名的大奸臣——蔡京。蔡京的书法跟宋徽宗不相上下，对书画作品的欣赏水准也是相当高的。结果蔡京收到了《千里江山图》之后，也大为赞叹，亲自在画作的后面写了一个跋。总之，得到了宋徽宗和蔡京肯定的《千里江山图》，在艺术水平上，是比《清明上河图》高的。

艺术家千万不能从政，艺术家当不了好政治家，曾经有一位画家叫希特勒，后来从政了，犯下了反人类的可怕罪行。只有具有反骨精神的人才能成为艺术家，他们必须对世界有不同于常人的看法，绝对不能跟普通老

百姓一样。所以艺术家也不能当皇帝，否则肯定是一个昏君。比如书画大家宋徽宗，大词人李后主，戏曲艺术家唐明皇，这些人都称不上是好皇帝。

可以说，宋徽宗是宋朝书画第一大家，这种说法的争议性不是很大，但在整个中国的书画历史上，宋徽宗能不能排上第一，这可就不好说了。然而在中国诗词的历史上，李后主的婉约派词，我认为是当之无愧的排名第一。关于宋徽宗和李后主，还有一个小故事。传说在宋徽宗出生的时候，他爸爸居然梦到李后主了，李后主在梦里跟宋徽宗的爸爸聊了聊诗词歌赋，之后宋徽宗就出生了。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，李后主是怎么死的？是宋朝灭了南唐之后，把李后主抓了起来，赵匡胤其实对李后主还不错，最后是宋太宗赵光义把李后主毒死了。我感觉宋徽宗的下场，好像就是在还宋朝对李后主欠下的债，你们赵家人害死了李后主，结果你们自己也生出了一个李后主，琴棋书画样样顶尖。

而且宋徽宗比李后主死得惨多了。靖康年间，金军攻破北宋都城汴京，除了烧杀抢掠之外，还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，这两位皇帝被掳到了苦寒之地，黑龙江的五国城（今黑龙江省依兰县）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皇帝的生活是多么养尊处优，就像李后主在词里写的“四十年来家国，三千里地山河，凤阁龙楼连霄汉，玉树琼枝作烟萝”，曾经是过着多么奢华的生活，最后到了荒芜之地，据说晚上只能在井里睡觉，连被子都没有，至于那些公主、贵妃、皇后之类的女眷，在去黑龙江的路上，就已经被金人瓜分了，下级的军官可以领走一个公主，高级的军官可以随意挑选皇后和贵妃，最后到了金国国都，高宗的母亲韦皇后也被送进了洗衣院，名义上是洗衣院，实际上就是慰安所，一天接客上百人。金人还羞辱性地给宋徽宗封了一个侯，叫昏德侯，意思就是昏庸无德。宋徽宗受尽凌辱，也写了许多诗词歌赋，但是艺术水平确实比不上李后主。最后，受了十多年折磨的宋徽宗贫病交加，饥寒交迫，死在了蛮夷之地的黑龙江。



当然了，宋徽宗不是一个好皇帝，这样的下场也不算冤枉。但从个人角度来讲，他真的是书画双绝的一代大才子。不知道宋徽宗临死之前，是否还记得他亲笔御题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和《千里江山图》。《清明上河图》是宋徽宗的江湖，《千里江山图》是宋徽宗的江山。宋徽宗曾经坐拥世界上最繁华的国家，拥有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，最后全都失去了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如今我们也只能长叹一声。

不过，《千里江山图》的艺术性虽然高，画家王希孟却没有名气，这在东西方的绘画史里是很少见的。《蒙娜丽莎》为什么那么有名？那是因为它达·芬奇画的，没有人不知道达·芬奇。在西方绘画史上，很少会出现这种一幅人人都知道的名画，没几个人了解它的作者是谁的情况。但在中国就发生了这样的事，大家都知道《清明上河图》和《千里江山图》，但是很少有人了解这两幅画的画家张择端和王希孟。

宋朝所有的笔记中，都没有关于张择端的记载。《东京梦华录》，那么厚的一本笔记，里面还记载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的名字，很多艺术家名字也都收录在内，但也没有收录张择端的名字，《宣和画谱》里既没有收录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也同样没有记录张择端的名字。

那么，后人是怎么知道《清明上河图》是张择端画的呢？就是因为这幅画的跋。这一点各位一定要记住，一幅国画如果没有跋，以及后面那一长串的印章，那它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。如果你拿着一幅没有跋的画出去卖，应该都没有人会买，因为大家不相信这幅画是真的。光是从一幅画的外观来判断，是很难断定其真假的，很多时候人们需要借助画前面的题字和后面的跋来加以辅助判断。所以，倒卖古画的人经常把画上的题款和跋裁下来，移花接木到另一幅画上，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上有很多跋。第一个收藏了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人写了一篇跋——燕山张著跋，其实这位张著是个金国人，但是他可能不好意思